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一回 安龍媒初到鄧家莊 鄧老翁指點山林士

《兒女英雄傳》第四十回已說至安驥由參贊大臣改放山東學政，升授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銜，又加右都御史銜，作為觀風整俗使，陸辭後擇日動身赴任。內裡是舅太太、烏珍姑娘同戴嬾嬾、奶母、小丫頭，外面是山東來的褚、陸四人，一齊動身，分水旱兩路走，約定到德州聚齊。安驥臨行時已稟過安老爺：要訪那李節爺，須先到九公莊上打聽才得實信。這裡動身往山東進發。按下不表。再說鄧老翁自打發兩個徒弟送褚、陸二人行李後，止說是安公子一定出口到烏裡雅蘇台做參贊大臣，此番一去，至少也得三年五載才得回來，想一路上有褚、陸等四人保護，諒也無妨。那老翁在家，每日無事，抱抱孩子，說說閒話，倒也十分快活。那姨奶奶呢，除了奶孩子外，說說笑笑，服侍老翁而已。

那一夜，忽然做了一夢，夢見長姐來了，身穿大紅衣服，滿頭珠翠，像個新娘子一樣。進門來就叫：「姐姐你可好？我想得你苦，今朝才見著了，我替你帶的東西還在後面呢。你快給我一碗熱茶喝，我一路來走得渴了，快些倒茶來！」那姨奶奶夢中聽了這話，忙答應道：「有茶，有茶，我來給你倒。」姨奶奶夢中這一嚷，早把老翁也驚醒了，嚷道：「你瞧你這是怎麼說？那麼大的人還會發夜張說夢話，真是越大越活回去了！」

二姑娘道：「老爺子，你不知道，我做的這夢有點古怪。我夢見安家那個長姑娘，他是我的乾妹子，我時刻想他，總見不著，今晚可夢見他來了。身上穿的紅襖，像個新娘子。他說他走了一路，渴極了，要喝茶，我所以才答應他，說我來倒。我止當是真的，誰知是夢。看起來這夢總有點兆頭，不要他們真個來山東，也未可定。」九公道：「他如今必定是跟他家太太在京，那烏裡雅蘇台是必不去的。他太太又不出門，他怎麼會到山東來？這是你想他，才有這夢，別瞎猜亂想的了，快睡覺罷！」

說話之間，孩子也醒了，要吃奶，二姑娘忙奶孩子，不多時，大家都睡著了。

到了次早起來，褚大娘來見過老翁，問道：「昨天晚上我聽見老爺子醒了，說了好一會子話，二姑娘也說話，是為甚麼事？」

老翁道：「你還問呢！就是二姑娘發夢顛，說夢話，吵醒了人，你問他罷，說來真要笑死人。」褚大娘子忙問二姑娘道：「我的小媽，到底是甚麼事呀？」二姑娘道：「我昨晚睡得好好的，約有三更天，做了一個夢。夢見安家長姐妹子，身穿紅衣服，戴了一頭珠翠首飾，像才出嫁的新娘子。他說他到山東來了，一路上走得急，渴得很，要喝茶。我聽見忙答應說有茶，我來倒給你喝。就是這個答應當兒，我就醒了，把老爺子叫我驚醒了。姑奶奶，你看我妹子到底來不來？這夢准不准？你替我圓圓夢罷。」褚大娘子聽罷，笑道：「你怎麼心眼這麼實！夢是一半心計。你天天想那長姑娘，所以夢見他了。若說他來山東，止怕未必。」

父女三人正在說話，止見外面莊丁走進來叫道：「老爺子！外面來了兩個人，騎馬來的，說請你老出去，有話說。」

老翁聽說，忙匆匆往外就走。這兩人是誰？一是馬夫，一是安公子差來家人，先來通知鄧翁，隨後就要來了。鄧老翁出來，那家人忙上前請安，說：「主人先差小人來通知，主人隨後就到。主人是便服喬裝來的，因是欽差，恐驚動鄉間百姓，所以繞道而來。」老翁聽說大喜，忙問：「你們少大爺不是上烏裡雅蘇台嗎？怎麼又到山東來？莫非由山東也可以去的嗎？我差去那四個人，他們怎麼不先來報信？」家人道：「褚、馮二位是在水路船上護送家眷，陸、趙兩位是跟著主人一路同行，即刻就到。主人如今是放的山東學台兼觀風整俗使，不上那烏裡雅蘇台了。」九公道：「呵呵！原來有這等事。這可真是好極了。那家眷走水路從運河直下到德州，起早進省，不過三站；德州離我們這裡不過一百餘里，等我快差人去德州迎接，一定要請你們太太、大奶奶來我家盤桓幾日。管家，你快到那邊客房裡歇息歇息。」忙叫莊丁領這二爺去，叫廚房裡快備菜飯，打出酒去；又叫人快收拾廳房，要打掃乾淨，預備著請安家主僕好住。

九公吩咐著，一面走進裡面，一面走，一面嚷道：「姑奶奶，你瞧瞧二姑娘做夢可真做准了，真個安家有人來了。原來少大爺不上烏裡雅蘇台了，改放我們山東學台，即刻就要到快了；家眷是從水路走運河到德州上岸，我要差人去接他們來住幾日。這不是二姑娘的夢有點准嗎？」褚大娘子聽了這話，歡天喜地，那姨奶奶更不用說了，忙料理預備酒菜茶飯，收拾屋子，隨問道：「老爺子，問了他們家眷是全來的，還是有幾位留京呢？」二姑娘道：「別的不管，先要問一聲我那乾妹子來不來？我真是怪想他的。老爺子快問問罷！」九公道：「你且別忙，等一回少大爺就來了，那時當面細細的問他才知道，誰來誰不來，何必忙在這一工夫呢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不錯，我的媽呀！你快給兩個孩子換換衣服，打扮打扮，好見見那乾哥哥呀！別叫人家笑話。」二姑娘聽說，這才叫老媽進房替兩個孩子換上衣服，又給孩子洗了臉，搽上粉，點了胭脂，自己也梳洗，換上衣服。褚大娘子已經將下馬飯菜、酒果點心，樣樣都預備停當，所用這些吃食酒菜果子，家中都有現成的，所以不過彈指之間，諸事都已齊備。那老翁又在外客廳廳上看著人打掃乾淨，鋪設好了坐位，忙走出莊門外來迎接。果然遠遠望見有幾匹馬奔莊上來。

原來安公子此番訪九公，是私自改裝而來，轎馬人夫全不用，止同了陸葆安、趙飛腿、隨緣四個人騎馬，行李都揹在馬上，打算不過見了面，問明那李公隱居之所，然後再定或在莊上動身去訪，或趕緊到省接印後，再專人去請，都不能預定。

所以公館中留下轎馬，止說大人偶爾抱恙，要打住幾日，不用地方辦差，自己起火食。那個地名紅花鋪，是沂州所屬，離府城四十餘里，離鄧家莊五十餘里。主人僕從四騎馬，步下兩個馬夫，共總六人，不多時已到莊門。安公子一眼看見鄧翁，慌忙下馬。陸、趙二人與隨緣一齊下馬，馬夫拉過馬。隨緣忙將帽盒解下來打開，取出帽子，安公子戴好，忙叫道：「九太爺！」搶行幾步，到面前請安下去。老翁一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少大爺，老賢姪，今日真是從天上掉下來，快請進去罷！」

說罷，一手拉了安公子的手，往內飛跑，也顧不得招呼陸、趙二人。那二人忙趕著上前叫：「老爺子請安。」九公答應，問道：「他們倆是在水路船上護送，到底船上有那些人，我那老弟想必同來？」安公子忙答應道：「父母都在京，不同來，船上就是舅母與姪兒新置的妾兩個人。」九公道：「哈哈！兩位姑奶奶也不同來。老賢姪你這樣年紀，兩位姑奶奶又正在年青，怎麼老賢姪竟會買了人？難道老弟夫人竟許你弄人嗎？兩位姑奶奶大量寬洪，不說也罷了，難道他姐兒兩個就都不肯出京上任，做現成太太，倒讓這新置的姨奶奶享福？真是怪事，真叫人意想不到。」安公子道：「這置妾一事，說起來話長，容姪兒慢慢的細稟。」九公道：「是了。」忙拉著公子，竟到了上房。

褚大娘子早已迎面叫應道：「少大爺妹夫來了，乾娘、老爺子好，兩位妹妹好，舅太太、張親家爹媽都好！船上是那幾位？大概全來了，怎麼又走水路呢？我們老爺子就要差人去迎接來住幾天，好在不遠。」褚大娘子方才問話，安公子尚未回答，又早走過這位二姑娘，也照褚大娘子一樣，一位一位的問好，隨後問道：「我那妹子想必來了，他可好？我夢見他做了新娘子，穿了紅衣裳，戴了一頭珠翠，倒是到山東來了，路上走得口渴，要喝茶。我夢中正答應倒茶，這個當兒醒了，天正交三更。到底我妹子來了不曾？」安公子聽了這些話，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只得說道：「船上就是舅母同他，父母同他姊兒倆都不來，說起話長，容我慢慢的細說。」忙走至當中，要給鄧老翁行禮。老翁哪裡肯，說道：「老賢姪，你如今是欽命大人，斷不敢當你大禮，休要折了我的福壽。」安公子止得請了一個安，隨後給褚大娘子、姨奶奶作揖，忙問：「兩個弟弟呢？」

姨奶奶叫道：「老李，快把他們倆抱來見見大人哥哥！」那老婆子答應，果將兩個孩子一手一個抱了來。安公子細看，只見一個面黑，一個面白。黑的恰像九公，白的與姨奶奶面目無二。

安公子看罷，贊道：「好兩個兄弟，真是有福氣的。」九公與褚大娘子齊聲道：「但願借你的吉言，將來還要你疼顧他們倆呢。」姨奶奶道：「他二叔上回來，不是替他起的小名，那官名按著我們老賢姪少大爺的大名『驥』字排，一個叫世駿，一個叫世馴，說是像兩匹好馬。」安公子道：「不錯，老人家也曾說過，連姪兒一時都會忘了。」說罷，九公攜了安公子手，出了上房，說道：「你上次到過那個莊子是西莊，這個地方你還是初次來的呢。你看我這個箭道還寬敞麼？」領了安公子，前前後後看了一遍，

重新走進上房。

褚大娘子已經將酒菜擺好，請他爺倆入座。九公讓公子上首坐，安公子不肯。老翁道：「你是客，總得坐上首的。」公子辭不過，只得坐了。那四個服侍的孩子，早已一旁站立，上前斟酒。老翁見了公子做了大官，毫無一點官派，仍舊是從前那個樣子，好不喜歡，杯到即乾，連喝了一陣酒。安公子也是愛喝的，也陪飲了不少，又吃了兩道菜，這才問老翁道：「姪兒要問九太爺一件事，不知有所聞否？」九公道：「何事？」

安公子道：「有一位隱君子，姓李名應龍，號素堂，從前曾在紀大將軍幕中，近來無意進取，隱居山中。聞人云就莊這青雲山左右。這人年近古稀，深通岐黃，嘗捨藥治病，不知九太爺有所聞否？姪兒此番奉命往山東充採訪使，非得一個能乾人在幕中不能濟事，因此父親放心不下，命姪兒順路來見九太爺，務要訪明此人住處，親身前去聘請。若這位先生肯出山入幕，助姪兒一膀之力，何憂山東風俗不整，大案不消呢？」九公聞言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人我略有所聞。不錯，姓李，年紀六十多歲。他現隱居在青雲山下一個村莊中，離此十八里遠。這地方我莊上有人去過，你等我去把那去過人叫了來，命他引路，我陪你去走一趟。但恐到了他那裡，他又出門，或推故不見，那就無法可想了。萬一見著了，你自然有一套竭誠請他的話，再加上我打個邊鼓，下一番說詞，他或者竟肯出山襄助，也未可知。總而言之，你我盡到了心，那個人來不來，這其中關乎機緣遇合，勉強不來。你想我這話是不是？」安公子道：「九太爺這話痛快明哲，就是如此辦法。」

兩人一面談，一面吃，登時酒醉飯飽，命人收去殘肴，大家散坐。那其間九公又問起何以兩位姑奶奶都不同來，專叫這長姐同來的緣故。安公子才把那兩人有孕不便坐車，父母恐無人照應，才賞給長姐做妾，現在同舅母先來；等他二人分後再輪班來山東的話，細細陳明，老翁才明白了。褚大娘子與二姑娘一旁也聽見了，止見二姑娘站了起來，向著老翁道：「老爺子，你瞧我做的夢真准，如今我那妹子可是做了新娘子，她走水路到德州，離咱們這裡多少路，你快叫人去接了她來，住這們幾天，好不好？老爺子，你快叫人去呀！」二姑娘連說帶催，老翁止得答應道：「不必忙在一時，我算算他們幾時動身，走了幾天，此時該到那裡了，等她到得德州前兩日，我們差人去還趕得上；若先去了，她未到，也是白跑。你且耐心煩等著。」隨即問安公子動身日期，在何處上船。安公子道：「他們俱同是一天起身，由通州上船，據說十天內可到德州，但不知此地離德州有多少路？」九公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倒要快差人去的好。」忙叫莊丁去外面請陸、趙二人進來。二人來到，老翁道：「這件事說不得還得你二位辛苦一趟，我也寫不及信。少太爺要在此有事，去訪個人，也要耽擱數日。此地離德州我記得不過百餘里，你二人快騎馬去接。接著了，就僱車請他們來此盤桓數日，行李等件用得著的帶來，用不著的，派那馮小江在德州店裡住著老等，將來仍由那條路進省。你去說這是一定要他們來的。話也說完了，快收拾行李，帶好盤費，今日還早，還可以走二十里呢。」陸、趙二人答應，忙出來向帳房取了盤費，收拾好了行李，牽出了馬來。二人將行李揹在馬上，飛身上馬，往德州而去。這裡天氣晚了，又擺上夜飯，大家用過。有隨緣與那家人將安公子的鋪陳打開，在安老爺從前住過那三間南房內，安排起牀鋪。安公子又與老翁談了半時間話，然後歸寢。那老翁說道：「明早我們起來，吃了早飯，一同騎牲口往青雲山下拜訪那位李老先生。」約好了，老翁也回房睡覺去了。

一宿晚景易過，到了次早，九公起來梳洗。那安公子已早起來拱候。爺兒倆洗臉喝茶，忙催吃飯。各飲了數杯酒，就吃飯，飽餐了一頓。又吩咐帶路的莊丁也吃飽了飯。馬夫將馬備好拉出來，九公與安公子二人辭過了褚大娘子、姨奶奶二人，忙即上馬，跟隨那莊丁，一路往青雲山下訪那李素堂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那李素堂是何許人？乃李鄴侯之後，與顧肯堂是同窗弟兄，端的腹有《詩》《書》，廣藏經濟，醫卜星象、書畫琴棋，無一不會，最善的是天文、數學。當年也在紀大將軍幕中，因見那紀大將軍位尊自滿，漸漸專權倚勢，他就辭館回家。當時有當道的聞其名來聘請他，他看破世情，一概謝絕。因在南方常有人來驚動他。所以白南而北，尋著山東這青雲山左一個小村莊名豐厚村，置了百餘畝地，一半自耕，一半僱人耕種，蓋了十餘間茅屋，同他妻子與寡媳、幼孫親丁五口，隱居於此，栽花種竹，游水玩山，享受些山林樂境。他又會醫，不論村中及遠近鄉人，凡有疾病，請他一治就好，貧苦者連藥都是他舍，因此村人無不佩服感激他。他也有幾個朋友，一年或來一二次，勾留數日別去。他卻從來不履城市，止在山下十餘里內走動。

這就是素堂先生大概情形也。那九公與安公今日特來訪他，他做夢也猜不著，若要知道，早已避去了。

閒話少提，言歸正傳。那鄧、安二人隨著莊丁，走了約有一個時辰，已到豐厚村口。莊丁指與二人道：「這一進村，往西邊過去，到了那無人家所在，有一條小路在北方，從小路進去半里，看見竹園，一片籬落，那就是李先生住處了。可就是那路狹小，止容一人一騎走過。」鄧、安二人道：「到了那裡，我們下馬步行何如？」說話間，已進了村，一直往西走去。街上也有人過往，見這兩個人一老一少，騎馬而來，他們便站住問道：「尊客來此，有何事務？」莊丁答道：「專來拜見李先生的。」那鄉人道：「哦，是了，想是來請他看病麼？他今日恰好正在家中。昨日才來了一位遠方客人，是他的好朋友，說是多年不見面了。今天早上絕早，他家莊客就到青雲堡集上去買肉去了。我們是聽那莊客說的，所以知道。」

鄧、安二人聽說李素堂在家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忙催騎前行。